

芥
鶴山渠陽經外雜抄
隱
筆
記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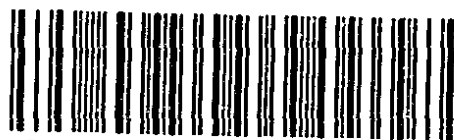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抄雜外經陽渠山鶴



3 0648 9714 7

著輯翁了魏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唐宋叢書皆收有此書唐宋本闕故據寶顏本景印又學海類編奇晉齋叢書及函海收有鶴山筆錄計三十餘則已見此書故不重出又奇晉本卷末有悔餘老人（卽查慎行）書云竹垞自粵遊回鈔鶴山筆錄一卷爰校正一二譌字命兒子承加意精鈔云云函海襲用奇晉亦錄查語並陸烜記寥寥數語亦襲用之然去陸烜之名易爲李調元可怪也今按寶顏本晉郭弈條末有三事相類句學海本同奇晉函海作四事相類而得失不同不知是悔餘老人校正者否其他異文無多如肅州白亭海條肅州兩字寶顏不誤奇晉函海皆誤作肅宗又如韓福歸條按此非有詔不舍宿句寶顏不誤學海奇晉函海非誤作時

寶顏堂訂正鶴山渠陽經外雜抄

宋 華父魏了翁輯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天生沈德先同校

蕭望之傳弘恭石顯等建白望之前將軍輔政
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
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
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師丹傳
歸非於朕朕隱君不宜為君受愆又云獲虛
采名謗譏匈匈愚按歸非歸惡等此已有之
范滂傳投劾去郭林宗讓陳蕃曰今成其去就
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

魏主燾謂上表顯諫者彰君之短明已之直

愚按求名之說此已有之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蒙正
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

言曰僕射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罷也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
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錢若水曰實未嘗
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若水固自念得輔臣
若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
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
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
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至道元年趙鎔
劉昌言向敏中俱為同知密院正月昌言罷
錢若水代之 愚謂若水既知為上所鄙而
不即去乃謂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
會晏駕不果上然則是終太宗之世無一人
引去者宜為人主所薄也且劉昌言能明呂
公未嘗鬱悒則必不以已之罷政對人流涕
小人鄙淺逢迎以壞人主心術大抵若此
至道元年正月呂端寇準為叅政鎔若水與

敏中俱爲同樞然則若問西府敏中亦聞上語也而獨无一言何哉

晉郭奕字大業爲野王令羊祐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陳后山爲徐州教授東坡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告守孫覺願在見而覺不許乃託病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歸爲劉安世所彈所賦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遠詩以此 唐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善客徐晦獨至藍田慰餞李夷簡遠表爲監察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爲黨出城道州刺史 三事相類 陸機漢高功臣贊茫茫宇宙上塲下蹟塲楚錦反蹟渴也

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 哀帝贊卞射注並以弁卞爲手搏

何武等贊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於受爵位也上文云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言宏用則丹免丹黜則宏封最後宏爲庶人丹受國邑故曰者必古有是語注不及 劉禹錫詩向來行哭里門道昨夜畫堂歌舞人 白樂天燕子樓詩亦此意陳后山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又云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唐張后傳端午日肅宗召山人李唐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恠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念陛下陳詩吾母亦念我與尔寧相忘 歐公詩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后山亦云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

陳詩去遠卽相望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
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可知不
是夢忽忽心未穩 示三子詩三子方歸自
郭大夫家

南史梁忠烈世子方等傳嘗曰吾不及魚鳥遠
矣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志性常在掌握

陳詩云倏看雙鳥下已負百年身

柳子厚答元饒州論陸先生春秋曰若吾生距

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

遇也 陳詩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六二堂

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定策

之功詔贈太師元祐五年殿中賈易言堯臣

拚韓琦之大勳

陳詩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按是時東坡正

爲郡守又后山元以坡薦得官

爾雅釋丘曰如覆敦者敦丘注云敦孟也

李太白枯魚過河泣曰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
勢又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
與魴鱖相教謹出入

陳詩日來霜露後更覺天宇淨

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略曰茂

陵玉盃遂出人間

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

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

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

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徐

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

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東坡通介寧隨薄俗移後山取性無通介隨

時有異同

南史丘靈鞠傳王儉曰丘公仕宦不達才亦盡

又江淹任昉人皆謂之才盡歐公詩篇自覺
隨年老后山亦曰才隨年盡不重奇 杜寄
高彭州 適 岑虢州 參 老去才雖盡秋來興甚
長 愚按才盡者皆隨血氣盛衰者也聖賢
無此論

自樂天詩性將時共背病與老俱來后山老將

衰疾至人與歲時遷 題晉直深
明開陳留

山谷自評元祐間字云字中有筆猶禪家句中
有眼

詩家有影對如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

深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後山亦曰

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皆是以上句對下

句

秦始皇避封松為五大夫而樊宗師終守園亭

記后山柏詩皆以柏為蒼官

清遊豈有極喜事戒多取 后山和魏
衍黃樓

孫楚除妻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
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而黃詩
意不及此文生哀陳詩情生文自哀二人之
意各不同

后山送魏衍移沛子也尚不容吾代諸公差此
司馬遷所謂羞當世之士

南史庾肩吾傳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體
麗靡曰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

任其插襲歐公作蔡君山墓誌曰媼色有寬
吾不可不為理後山云至寶不受辱隱默亦
稱寬 胡德墨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

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東坡嘗云它年五君
詠山王五君詠後山亦云未可弃山王

前輩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后山亦云每
逢無可語暫阻即相求此用阮修意有所思

率尔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忻然相對
世說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陳詩秀潤
如行琮璧間清明似引星辰上

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宋武謂故欲異已
謝莊嘗戒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及懷文曰
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后山詩來已作客兒語客兒謝靈運小名

蘇文定誌文忠之卒曰計聞於四方無賢愚皆
咨嗟出涕太學儒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
佛舍 數百人儒士而飯僧以薦東坡何為
者哉

蘇文忠嘗云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石徂徠
詩勉師愚等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
吾俱人學之則舜也蘇以前固有此語

呂東萊策問諸生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萃百王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經成而不試付

其責於後人以俟其驗至于今千有餘年矣
云 自六經既成之後尚為未試之書也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
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
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
晚弃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
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
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
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
稀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歷歷白露霑野艸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
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

携手好弃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
輒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

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

悠悠隔山陵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

蕙蘭花舍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艸

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

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

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

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

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梁涼歲云莫蟻姑多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

無衣錦余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

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權枉駕惠前緩願得

常巧笑携手同車歸既來不須更又不處重
闌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巧昧以適意引
領遙相睇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右古詩十九首中漫摘數首或可資暇日

閒吟也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卽美

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

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

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

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

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

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

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

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

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

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承

相將束為束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
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
長嘆焉

右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陽冰冰與
蔡同杜工

部詩有
扶潮

古之君子無須吏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吏而
不進雞鳴而興莫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
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
教其幼賤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
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
布尊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汲汲無須
吏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
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
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
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
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

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
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
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且暮晡夜之別
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
為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旦夜
中曷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
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
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
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
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
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烝則飲食
之際未嘗不在於學也曾哲風乎舞雩詠而歸
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在於學也曾子病而易大
夫簣則病疾之際未嘗不在於學也
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直
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

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弃之壯而仕則壯而弃之以其滅裂苟媮之習而垂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从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翫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脩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棄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

右張右史進學齋記

邠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范蔚宗格物字乃尔黃太史跋送窮文擬楊子雲逐貧賦語稍莊文采過之如子雲解嘲擬宋玉荅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采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如班孟堅之

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其下者乎

司馬公嘗言楚懷王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亡師而不悔

獨樂園記逍遙相羊惟意所適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盡為己有元次山歌曰我

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元心此兩段論耳目極有味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而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偉哉史記劉案太史公傳

其有成而班固作豈不危哉劉貢父曰觀南面稱孤者三世疑危字本是偉字後人不曉

改之然愚謂危字為是劉澤以金與田生生以事張卿行說于呂氏封呂產又以激呂氏

使封劉氏雖幸而有成然行險徼幸者也太史公以其三世稱孤而偉之班固以其行險

微幸而危之故曰事發相重豈不危哉若言萬一事覺則相隨累誤也雖然是皆以利言耳

文翁傳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

曰叔傳魯王發中府錢以償民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

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 按此則人死而設形貌於室以事之乃楚俗也

古今星象之書巫咸甘德石申所記司馬遷班固所注既已不同而張衡靈憲中外官常明者一百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今往往失其傳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備列巫咸甘德石申三家之星總二百八十三星為一十四百六十四星後雖有知者如張子信李淳風

之徒亦不敢妄注一二於其間矣且以三家星言之雖曰近日而隱遠日而顯然皆不離其次居中如轂遍入于列舍者紫微垣也散之于外如輻而翼于垣者二十八舍也起翼之初度盡軫之末度者太微垣也西離于氏東入于斗者天市垣也其他雜星皆在紫微垣之外分布于列舍之間在赤道內者謂之中官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官星名既異去極不同入宿亦別或象天官或象庶物或主人君或主后妃或主太子或主夷狄其詳雖各載之本篇其大略可得而舉石申紫微垣東藩左驂樞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衛少衛上丞西藩右驂樞少尉上輔少輔上衛少衛少丞北極北斗輔星鈞陳天一太一天槍相天牢太陽守文昌天棓閣道共一十三坐計六十四星太微垣內屏五帝坐郎位常陳郎將

共六坐計四十二星天市垣帝坐候宗正宗
人宗星宦者斗共八坐計四十一星列舍二
十八宿并附官鈎鈐神宮墳墓離宮附耳鉞
左右轄共三十五坐計一百八十二星中官
攝提大角天戈招搖七公梗河天紀貫索織
女女牀右旗河鼓天津匏瓜騰蛇王良附路
天大將軍大陵天船天廩卷舌參旗五車天
關五諸侯積木水位北河南河積薪三台軒
轅少微共三十四坐計二百三星外官西咸
騎官積卒東咸龜天江傳說魚杵天弁建鬣
九坎離珠壁壘陳敗舊北落師門羽林軍士
司空天倉天困天苑玉井屏厠矢軍市野雞
老人狼弧矢天稷長沙南門犀樓平星其三
十六坐計二百二十七星並用赤記甘德紫
微垣四輔天皇帝大帝天柱女史柱史尚書陰
德天牀內厨五帝內坐華蓋杠六甲傳舍天

一〇
廚扶箱三公天理勢內階策八穀共二十一
坐計一百二星太微垣太子從官幸臣三公
九卿內五諸侯謁者共七坐計一十五星天
市垣斛市樓二坐計十星中官天田平道周
鼎亢池帝席天乳漸臺輦道左旗敗瓜司危
司非司祿車府人白杵土工吏造父雷電土
公外屏右更軍南門左更積尸天阿積水月
礪石天讒天街諸王天節天高天潢咸池司
怪水府座旗四瀆關丘天樽燿酒旗內平靈
臺明堂進賢共四十九坐計一百七十九星
外官析威車騎騎陳將軍陳車日糠農丈人
狗天雞狗國天田羅堰哭司命蓋屋泣霹靂
雲雨八魁天潤鉄鎖天庾芻藁九州殊口天
圍九旂軍井丈人子孫天社天狗外厨天記
天廟東甌器府青丘天門共三十九坐計二
百單五星並用墨記巫咸紫微垣大理御文

三師勾陳共四坐計一十八星太微垣虎賁
一星天市垣鳥度屠肆別肆車肆共四坐計
八星中官奚仲天廡天陰太尊長垣共五坐
計二十四星外官陽門頓頑天輻從官鑊閉
罰天籥天淵天桴十二諸國離瑜天壘城天
錢天綱虛梁斧鉞天相軍門土司空共一十
九坐計九十三星並用黃記其間又有名同
而所記之色不同所記之色同而星數之多
寡或異者兩三公各三星一在紫微垣外坐
開陽之下黑記一在太微垣之內黑記兩土
司空一在翼宿度內四星黃記一在奎宿度
內一星赤記兩太子各一星一在太微垣之
內黑記一在紫微垣北極之下赤記兩從官
一在太微垣之內一星黑記一在房宿度內
二星黃記兩天田一在角宿度內二星一在
牛宿度內九星並黑記兩積水各一星一在

昴宿度內黑記一在井宿度內赤記兩御女
一在權星之下一星赤記一在紫微垣之內
四星黃記兩杵各三星一在箕宿度內赤記
一在危宿度內黑記韓楚周秦鄭晉魏趙齊
燕天市垣與十二諸國名同而所記之色不
同其餘所不著者皆為無名之星自三國至
國朝並遵用之皇祐所測與崇寧所測有其
間有分抄不同者並從崇寧為準
鄒淮以進士提領造曆所演算曆書其所
撰載如此余所收天文書雖不能無少異
而大略則不異也余本有三家星歌及李
淳風乾象賦余琇為之注甚詳密可愛此
所述分三垣內外官而類之有條而不紊
不可不記也
文有八象一曰象形二曰象貌三曰象氣四曰
象位五曰象數六曰象屬七曰主象八曰託

象象形者以形可得而象也日月雨雲天物
 之形山川井邑地物之形草木禾黍植物之
 形人夫子女人物之形鬼示凶吉鬼物之形
 馬牛鹿豕獸畜之形龜蛇魚鼈蟲魚之形舟
 車衣巾器服之形手足毛角體膚之形所謂
 象形者象此而已也居糾切母束系著物之貌
 片丹凶桀殘物之貌山西尸覆物之貌是
 彳及久步趨之貌奮飛孔至飛翔之貌肉來
 中王于反生實之貌此之謂象貌似形而無
 形似見而非貌者曰象氣元于气乃了号今
 之類是也無形無貌而在定位者曰象位夕
 又上丁人少一之類是也傳曰物生而後有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一二三三是也
 謂之象數形數不可休於是有相屬已不
 可狀以屬蛇故即蛇以立亥不可故以屬
 豕以立不是謂即物以求象故曰象屬六象

之中而不勝其象以其顯者即一物而為之
 主曰主象子母之類是也禽獸蟲魚皆有子
 而子不勝舉故即人之子而為凡子之象禽
 獸蟲魚皆有母而母不勝舉故即女子之為
 母者而為凡母之象焉是謂明象以主類故
 曰象象不得而主以其象而託於其非象曰
 託象火本為炎上之文夬變無尾象故託火
 以為尾夬作 魚作 七本為刀七之
 七鳥鳥無兩足象故以七為足鳥作 鳥
 作比本為聯比之比鹿兔無四足象故以比
 為足鹿作 兔作 比本為背比之北
 燕無翼象以北為翼夬本為交夬之夬魚無
 鱗象故以夬為鱗是之謂託象

右鄭樵字漁卿象類經八象第七也象類
 經十二卷八十五篇包括字書之要而文
 章粲然可愛又有字始連環八卷今並藏

秘書省其說大抵以爲八象行乎文六類
行乎字假借行乎文字之間凡十有五書
新編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爲說
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
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
重子冲乃具以獻晉東萊愷令呂忱繼作字
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敘初
無移從忱書甚簡顧爲他說揉亂且傳寫訛
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
氏始古文拙文疑是呂忱始增入今或以附
見說文或在陽水以前若說文元自有
此則林罕不應謂忱補許氏遺闕也戎
字當是增入上字則說文元自有矣陳左
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
帝大同未獻之其部敘既有所升降損益其
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
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者強所修

也叔重專爲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既
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
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大
曆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
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
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
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
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
鉉初承詔與勾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
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
源果無異派歟錯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與
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
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爲錯篆名曰說文韻譜
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
而鉉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
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學

放絕久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爲宗而鉉錯兄弟寂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爲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誠便於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傍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卽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雝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悞科試乞別刊定卽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丘雝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

別爲韻篇卽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于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集次而唐儀鳳後郭知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爲繆略復加刊正別爲唐韻之名故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敘或與廣韻不同錯修韻譜尚因之今五行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爲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爲小何哉亦志學乎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

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礱浸灌之久遠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奔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趁姿媚爾偏旁橫豎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耶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太繁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益字書自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者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不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既不以此試士爲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故

先爲此五音韻譜且敘其旨意云

許氏說文五音韻譜實託新監江州大軍倉賈端修從政編次端修嘗爲江夏令余識之頗知篆學黠曾孫也黠字直孺仁宗時號名卿國史有傳

後序

蓋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篇所次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敘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敘則於偏旁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寶元所以旣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須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慮故蓋初作

五音韻譜不敢紊叔重部敘舊次其偏旁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粲然珠連不相雜踈古文奇字並陳畢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愧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既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粗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俊才顧不肯以小學爲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爲古文奇字聲溢東南凡江浙扁旁與其它金石刻多仲房筆燾則乘暇則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燾曰姑徐之試爲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燾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爲本以徐氏爲

本則所謂以殼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敘亦何可獨異卽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從甲而偏旁各以形相從悉依類篇若此則說文解字形殼具存此譜於檢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重部敘爾燾曰叔重部敘舊次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自別行兩不相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仲房鏤板流布嗟夫小學放絕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記矣絲崇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兢明叔而仲房最所喜者獨張謂燾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古編其筆法實繼斯冰其辨形殼分點畫剖判真偽計校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忠恕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其書今具在明何敢望耶

素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弃家爲黃冠師始世外士陳瑩中賞愛之重之特識編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習懷本趣遂并復古編重刊刻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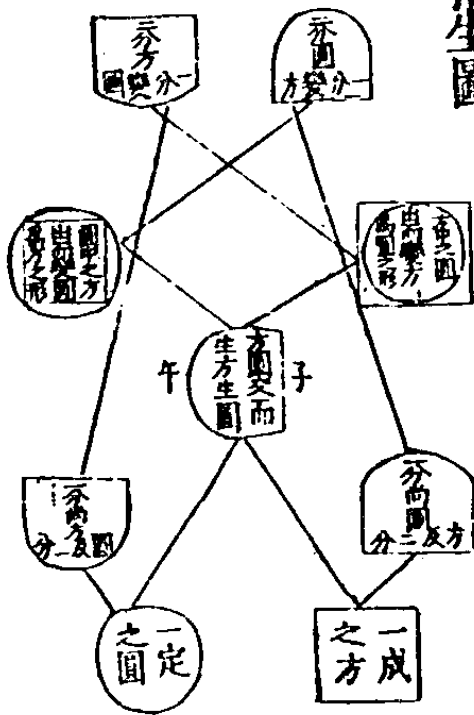
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出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般而類篇在平般亦移在平般大抵皆以類篇爲定今編旣改部敘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右二篇皆巽巖先生文夫字有六體而編次檢閱必本形般說文解字玉篇類篇始

一終亥則其形也廣韻集韻始東終法則其般也說文解字及玉篇時未有韻書許氏之書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等被旨校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則字之本乎偏旁尚矣五音譜錄木遂寧刻於莫簡之變其先收藏人家者往往皆珍惜之其書始東終甲不用許氏部敘大類蜀中俗本玉篇與先生初意不同及讀至後序乃是虞仲房仲房雖有分間布白之能觀其篆隸筆蹟若不解書意者似此詮次乃不若只用費端修所定尚不遠許氏之舊也後序及跋尾要自別行要須各行等語先生豈亦不足於是耶前序注云古文籀文疑是呂忱所增入按叔重自序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所記可以無疑說文解字韻譜十卷自有反切不全用孫愐唐

韵反切繫傳四十篇今行於世者每說文解字一卷養為二卷共二十八卷朱翱反切不用孫愐唐韻通釋部攸通等十二卷為許氏義疏亦自有益若韻譜雖不作可也

方圓相生圖



東卿自學易以來讀易家文字百有餘家所可取者古先天圖楊雄太玄經關子明洞極經魏伯陽參同契邵堯夫皇極經世書而已惜乎雄之太玄子明之洞極做易為書泥於文字後世忽之以為屋上架屋頭上安頭也伯陽之參同契意在於鍛煉而入於術於聖人之道又為異端也堯夫毅然擺去文字小術而著書天下又不顧之但以為律曆之用難矣哉四家之學皆非於先天圖先天圖其易之源乎復無文字解注而世亦以為無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圓相生圖為先天圖注脚比之四家者為最簡易而四家之意不出於吾圖之中於易之學為最要易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是天地四時日月之理也苟不能參其理詎敢欺我同志乎有意於易者請自此圖始孔子有言曰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本於心非耳目與口也區區耳目口之學者無觀我之圖焉學者能自此圖以達古聖賢之用心則吾之願也吾小人耳又何足學哉

異時觀楊鼎卿易圖先天方圓圖下有此一本不著其所自但云相傳以爲先天圖注脚頗不解其義後於張學古得此乃知爲鄭少梅所作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如先天之序八卦相次而各相配不用先天之位理趣亦深密少梅長於易有書行世此其所自得也

按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終南據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隆窳崔嵬潘岳西征賦云九峻巖薛太一龍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按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爲藍蓋以縣出美

玉故曰藍田苦泉在朝邑縣西北三十里其水鹹苦羊飲之肥而美今於泉側置羊牧故俗諺云苦泉羊洛水漿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卽史籀之迹也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闕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可歎息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置大斌縣屬上郡周隋不改大斌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之義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及曲敵戰具或問曰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寇若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慙之心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少之

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爲相兼轉運都使

宋高祖經略中原以彭城險要置府於此

滕縣本故滕國漢蕃縣也屬魯國宋屬彭城郡

漢末太傅陳蕃子逸為魯相改音皮

蘇秦說韓王曰韓有劔戟出於棠溪蔡州西平

縣西界棠溪村是也縣又有龍泉水可以淬

刀劔

濠州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有加水焉

鉅鹿縣本漢南樂縣地樂力玄反

魏長賢貞觀七年追賜定州刺史即徵父也

吳以陸遜為江陵使東晉王忱督荊州忱始於

江陵管城府

疊州周武帝建德六年西逐諸戎始統有其地

乃置疊州蓋取山川重疊為義白水一名墊

江水在州西六十里

肅州白亭海方俗之間河北得水便名為河塞

外有水便名為海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錄

此書比其他地志頗為有益於學者上焉紀

三國南北朝迂改稍詳下焉接乎本朝郡縣

之制不甚相遠而又紀載阨塞貢賦得善事

之實吉甫在唐不得為賢宰相然體國經野

於此尚可考不可以人廢言也

或問明堂當在甚處先生曰合在應門之內路

寢之前祖既在左社既在右則明堂自合居

中况應門政為應天而設則明堂在內可無

疑矣然則亦有據乎曰有據在明堂朝位武

王沒周公攝政四方諸侯大會欲於外朝則

情不安欲於祖廟則地狹不足以容衆因明

堂有三階四門故因而用之置三公九卿五

等於三階之前置四夷之國於四門之外故

知明堂之位在應門之內路寢之前也然則

先儒置明堂於郊四面各置五門以朝諸侯

兼以享帝其規模壯觀亦無取乎曰明堂本

非朝位但是享帝之宮禮與其奢也寧儉故清廟茅屋止取其恭明堂夾窻止取其明初無事於壯觀况五門之設皆有所為路門則為路寢應門則為明堂庫門則為廡庫阜門則為外朝號令所出雉門則為兩觀外達雉堞若置堂於郊四面各置五門則路庫阜雉復何為而設乎故唐儒顏氏云門有阜應不應施在郊野漢儒鄭氏云明堂本非朝位周公權用之此說最為合理可以為明據矣或問明堂建立之地合在甚處先生曰合在應門之內祖社之間如仁廟就大慶殿權夾五室為之可謂昭合禮意曰在殿廟時嘗欲建明堂於內殿之前議者謂輦路不得由中而罷先生曰古者輦路未嘗由中故有賓階有阼階書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政緣明堂在中諸

侯不得直入故分而為左右耳尚何疑於此哉

環溪先生問對中錄出先生名沆字德遠撫州人其學長於周禮有書行於世魏文得其書稱其該洽兄弟叔姪皆能詩虎臣亦其族也業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復格藻井設移旅楹南階玄陛提唐山墻臺門玄闈其言三古同制吳說為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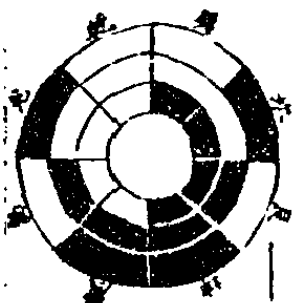
此李肩語錄

寶顏堂訂正經外雜鈔卷之二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

翰伯黃中錫同校
茂仲黃卯錫



此先天環中圖中央之外第三規玄黃色相交者也易大傳曰四象生八卦邵子曰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又曰四分爲八又曰四象生八卦之類又曰四象交而成八卦又曰三變而八卦成矣又曰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允離震巽坎艮坤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

今知眉州任侯直翁易心學中錄出太極兩儀之說惟朱文公初畫爲儀再畫爲象之說足以一洗傳注之陋然其爲圖每一畫已必分而爲二而後更加一畫此圖自中而生逐一而分爲陰陽而八卦具比朱圖似徑便然文公原畫之贊則此圖猶未及之也若夫玄衣黃裳之說其寓言哉

說文攷詞也從矢引省嚴矢者取詞之初所之李陽冰云蒼頡作字無形象者則取音以爲之訓矢引則爲矧其類往往而有之矣字是也臣錯以爲周禮六書無形象者莫過嚴字則取法於耳又爾字則取象氣散皆有以象之不爾則會意亦虛象也今言矢引爲矧在左在皆音六書所未聞六書之中欲附何處若有全以音爲字則是七書不得言六書此淺俗之甚學者之事固有僮而集之白首而不知其自

者亦不可以細故未節而忽之也字書之始
作也有其字而無音切許叔重之說文鄭康
成之經訓皆云讀如某字之字是後漢時無
音訓也杜元凱解春秋傳僖七年音如審成
二年音近烟王輔嗣注易遯卦音臧否之否
井卦音舉上之上雖以如近言之又大過音
相過之過然已指名為音矣是音字起於晉
魏之間也沈休文顧野王以來始有反切見
之於書不知二子所著耶或後人加之也至
陸氏經典釋文孫愐唐韻則反切詳矣見谿
羣疑知徹端透唇齒清濁纖悉必計世莫不
用之然亦莫或知之也楚金辨少温之誤是
矣若更指陳兩漢以前無反切之義則少温
之說不攻而自破矣或云反切之學來自胡
僧因釋經而流行不知是否然亦有一驗今
西羌之人忽劣平為靴等陟為科危堯為鈞

突樂為團窟籠為孔南蠻之人以不關為班
不乃為擺之類不可勝舉深山窮谷之中遞
遞相承久而不改則反切之自來亦遠矣少
温之疎亦可自警後漢無音有音在魏晉間
沈休文顧野王始有反切
陸釋孫韻
反切方詳
王嘉傳哀帝欲封董賢王嘉與賈延上封事宜
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
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
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眾人歸咎
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上感其言而止愚按
此言雖務為婉順以冀易從而導人主以分
謗遂非反不若哀帝之聞言而止
馬融徵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
奏李固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
羞梁冀誣奏李固馬融為章草吳祐謂融曰

李公卽誅公何面目見人乎愚按融忤鄧氏
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後又忤梁冀免官髡
徙朔方朔方何其壯也傳謂居宇器服多存
侈飾前施絳帳後列女樂然則喪身失節其
基於此乎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
使可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
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然
則士至於貴滿而不可復賤則凡可以全軀
保祿者無不爲也范蔚宗論融曰事苦則於
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
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與愚
意相近而不同左傳隨會能賤而有恥風俗
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觀其壞而欲齊諸其
內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繁至未
如之何則浸而歸於苟且斂歲月習揜著便
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

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
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
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
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遽
視古俗自倍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述
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
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馴
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
狗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
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證
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
恕安在其爲士矣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
之訓炳如日星傳注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
揮而祇以爲蔽家藏其秩人誦其言而所汲
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

鄉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欽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漏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巾義遺學職事致書請記於余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

右象山先生陸荆門貴溪學記

唐丕遠字子猷登進士第崇寧五年除右正言乞謹天戒上曰龍驤豈能當天變丕遠皇恐未諭上曰廐馬也一夕無疾而斃或者便爲星拂之致應天止如是耶丕遠對此語欺甚不知陛下何從得之上作色曰京丕遠對京大臣宜省愆引咎如此奏對大非昌言諫官陳瑾嘗劾京愚弄朝廷信有之也陛下知歸過於已天下幸甚上曰此語非欺則佞人殆丕遠對佞恐不足以盡京之過再進劄子乞罷修造及止絕諸司浮費并非泛賜予及論當十錢與令學者讀史切中時病除左正言論家安國不合獻移尚書省議上曰郎曹豈當容此人丕遠對外人言京待欲作宅第上曰庸有此京欲崇麗移之耳外人不知也只兩月前鄭居中朱諤來留京要得賜第又爲京足疾乘騎難乞就近處踏逐朝廷亦未

有指揮近處無以易省中居中莫意有所在
 否不遠對外議謂陛下已許之矣上曰無但
 居中近亦來乞賜京第亦只欲得近便處且
 云以彗而罷京為非若不還京相天將動威
 當復有大雷雷之恐此語殆劫持朕冀其請
 之必從不遠對居中人謂京腹心陛下何以
 語之上曰朕與他道星譴未久黜京以代朕
 責也銷災弭變尚未知所出遽復京相天下
 謂何若要賜第却待商量不遠對觀此則昨
 來移省之請不無使之者皆人所不敢及者
 後卒為惡直者所逐晚年優游鄉里人所推
 敬汪端明為狀元歸見公乞言與之語有宜
 退不宜進宜貧不宜富宜怯不宜勇之說有
 味其言也子堯謨堯可堯可知華亭縣有嚴
 後知房州

右二篇偶看上饒志錄出

淮南王安生子迂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
 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
 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按此
 漢后妃乃有再適者
 曾文清之子仲躬逮嘗從震澤王蘋信伯仲躬
 問親師友之道信伯云師不專在傳授友不
 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是
 善親師友者上饒志周憲字可則云
 伍被傳蓼太子注文穎曰或言外家姓也師古
 曰亦猶漢之栗太子也
 溫公之子名康其兄太常少卿字昭遠子二人
 曰雍曰應棠康當作藻雍當作維應當作應
 則三字皆無一點在上也駕部之子字周卿
 之子曰齊曰庭曰廣曰房庭廣从广而齊當
 作房當作房亦無一字此見於二誌然也
 後又為兄子十四人通作字說乃京亮稟元

育良富齊方奕哀章奕裔大抵不盡合

袁盎兄子種為常侍騎謂盎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愚曰絲下又一再稱

按子思字其祖儀禮皆敦祖古人稱字者尊

之卑者字尊當然之禮也

晁盾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劉仲馮曰長戟恐

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故可

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鈎又不可射又李陵傳

連弩貢父曰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

弦之類二劉近世人乃言如今九牛大弩以

槍為矢及合蟬云此制不惟未見亦未嘗

聞有此

韓退之貶陽山令遇順宗即位恩赦以叔文之

黨尚熾不得放還其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

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繫不得供勑擾

又憶昨行云伍丈未榆崖州熾雖得赦宥常

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

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大抵小人

專政必不肯以恩赦放逐客懼恩不已歸也

商鞅凌轢公族傷殘百姓趙良曰君之出也後

車載甲多力而駢育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關

戰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君之

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怨

云

柳子厚送詩人廖有方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璠

瑁象犀其產多奇惟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

惟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于

人又小石城山記亦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

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歐公金

雞詩亦曰蠻荆鮮人秀厥美為物怪

彌衡鸚鵡賦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鮑

明遠舞鶴賦厭江梅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

歐公金雞詩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挂黃太

史蒼惇夫詩後生翫文采照影若孔翠集作後生

文楚

陸宣公曰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

其所重謂之權也久矣以反道為權君上行

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殞身伊川云秦漢以

來不識權字按此則陸宣公亦識此義

漢張安世傳上追思張賀欲封其冢為恩德疾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安世深

辭賀封遂下詔置守冢三十家 明年復下

詔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建武九年追爵陰貴

人父

燕刺王傳詐言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

之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

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

齊懷王閔傳元符六年廟立為齊王師古曰於

廟受策也

楊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蘇孺文曰

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恩也韓文公

誌李虛中云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曰王敦

自謂王處仲王戎傳後古人呼字最重如孔子之

字人皆稱之雖門人與其孫子思及孟子以

後至于今呼仲尼未有自呼其字者自呼昉

見乎此又匡衡傳注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

鼎衡字也

東方朔傳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顏注郎堂

下周室愚按郎官之稱恐以此漢子弟多是

父任為三署郎後世子弟呼幾郎者疑亦以

此不然未知所取之義

東漢公孫瓚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

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

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

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案此病自王蔡秦史以
來多有之

景祐中賈文元言諸道州有合避親三等舉人
乞詔漕臣彙聚更命官較試十取三焉今運
司貢士昉於此記得唐人有別頭試

洪範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
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
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威儀容
貌亦可觀者也 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
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
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 治宮室
飾臺榭內淫寵犯顏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
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 好攻戰輕百
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
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

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
誓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 簡

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於人道終而形
滅精神放越聖人為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

祀以終孝道 右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
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
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或作以洪範與

仲舒錯錯互至向子欽治左氏傳其春秋意
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摭仲舒
別向欽傳載睦孟夏戾勝京房谷永李尋之

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
著于篇按此其說亦不可廢故記于此以俟
摭討

通鑑宋文帝十七年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
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殷

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忽召景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五年臥疾而人莫能知其為人深險可見宋文與此等人謀國安得不虧君臣之義賊兄弟之恩乎

魏邢頤為平原侯家丞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忌家丞之秋實虞喜曰世人奇諸葛之英辯而哂呂岱之無對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忌秋實之甘口也春華秋實二事相似

詩牆有茨韋史傳茨簷賤士本無官情茨亦草也史記茅茨不剪注屋蓋曰茅茨以茅覆屋則茨又為屋蓋

王介甫元豐七年罷相居鍾山作雨元豐行元豐聖人與天通十日五日一雨風或謂微幸再相

王介甫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與孫枝取杜子美賦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此未害如母淇與稍牽強李注云世俗謂慈竹為子母

竹爾雅科斗一名活東 異苑龜字元緒桑字子明

蔡卞本末詳見介甫示元度詩注 哀公四年為一昔之期主夜結期也

嘗謂屈原自投汨羅此乃祖來傳襲之誤往過秣歸謁清烈廟嘗題詩辨正一事漫附于此 橫舟石門步敬欵三間祠三間楚同姓竭節扶顛危雖抱流放苦愛君終不夢烏乎義之盡永世垂忠規子胥固激烈籍館鞭王尸於吳實貔虎於楚乃梟鷄大夫視國賊割刃理則宜詎忍形詠嘆黼藻嚴彰施陋儒暗倫紀解釋紛乖離奢尚置弗稱翻以胥為詞捨順

而取逆無寧汨民彘高賢動作則於此渠不思回風借往日音韵何凄其追弔屬後來文類玉与差愚竊懷此久聊扶千載疑玄猿爲我吟青兕爲我悲徘徊廟門晚寒日下中坻按子胥抉吳敗楚幾墟其國三閭同姓之卿義篤君親決不稱胥以自况也離騷泛論太康五子孟堅未見尚書全文指爲伍胥士固哂之九章涉江言賢不必用兮忠不必以五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此正引奢尚而言王遠陋儒顧以爲胥又繆矣悲回風章云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吳之憂楚之喜也置先生之積怨深怒而憂仇敵之憂原豈爲此哉又言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詞原安得先沉流而後爲文此足明後人哀原而弔之之作無疑也且世傳原沉流始與稱太白捉月無異盖平懷沙既作之後文詞尚多豈

真絕筆於此哉所言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漁父章句所載吾學葬江魚之腹中此亦乘桴浮海之意孔子豈遂入海不返太白亦何嘗有捉月事乎

右王介甫開宮望之解舟詩李季章注漫記

前漢地理志魯地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棄壞地狹民眾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貨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按此時去聖人之世未遠魯之壞已若此吳中書令賀劭曰比年以來朝列紛雜真爲相質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議變濁忠臣結舌按反理詭道盖君子小人陰陽之性相反如君子好遜小人否小人用壯君子罔

胡明仲評諸葛亮 當此之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遷改向之成敗利鈍皆為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覆參攷使人慙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猶夸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今古一心理無間斷 又評唐太宗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為師資可不辨乎 揚再思薨再思貴為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 自無知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崔元暉之徒矣彼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為吾寧以偷合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

間何翅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勉於為善不與草木俱腐耳使柬之元暉之徒無善可稱而又惟冤橫是誠再思之不若也 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以千載自期而已矣 高駢被囚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此等語皆有蓋世教紹三三 又李林甫一節在後 兩龔傳龔勝曰竊見國家徵鑿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詔為駕漢時招賢已乘私車 韓福歸詔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邠漢龔勝歸亦詔行道舍宿歲時羊酒未衮皆如韓福故事師古曰於傳舍上若今官人行道過驛也按此非有詔不舍宿

龔勝戒子孫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按此

漢時墓有祠堂龔可謂慮遠

夏戾勝從父子建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

又曰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

元次山有心規云元子病游世歸于商餘山中

以酒自肆云歌曰元子樂矣我鼻我目我

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

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

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云此司馬公耳口

口鼻皆為我有之意

方中張湯傳孟康曰陵上土作方師古曰古謂

掘地為阬曰方趙廣漢傳漢作平陵方上

李林甫身未及寒剖棺抉口夷諸庶人以葬十

九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竄流親

黨披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飛煙浮塵

不可搏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

卿張九齡嚴挺之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

此患而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族滅

蕭望之傳鄭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

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又下文朋曰

我關東人今按上文云會稽鄭朋又有歸延陵等語此疑非也

唐中宗贊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

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

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矣而小

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者未必福為

惡者未必禍也

張翰字季鷹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因時

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求去勞執其手愴

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

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云問

敗人謂見幾此與淵明歸去來意同非謂督

郵

公孫瓚兵屢敗搦塹築京以鐵為門積穀三百萬斛曰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曰事成可以雄據天下不成亦足以老

温公曰古之所謂文云今之文乃古之辭

案經傳中未有以辭為文者

孟東野哭盧殷詩有文死更香又曰無文生亦

腥

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象

蔡邕傳三五法注謂昏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

交互為官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

鉅鹿薛氏女以三五自上轉拜平原相

邕傳又云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

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又云迎五帝於

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道養

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吏卒小汚屢生忌故注解除謂謝過也小汚謂病及死也愚按靈帝時人主親迎氣親祠祀之禮猶未盡廢有故不出猶有解除謝過之文雖亦末世弊典猶以不親祭為過而謝之也

邕以李文質得罪上書皆稱父子

王介甫宰語詩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

禍基但願君王誅宰語不愁宮裏有西施李

泰伯詩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有六人

程正叔云管仲時威公之心未靈也若已靈

雖管仲奈何未有心靈尚能用管仲之理程

說知本王李何其謬也

介甫讀蜀志詩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後兩

徒勞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

季章注云 其實興復之義天理人心之所同不可以紛爭言

又賦韓子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此退之荅李翱書也恐陳言務去至介甫誤說古人一言一句欲其自得不與人共機杼

鮑宣傳云 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此病今有之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韓文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曠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以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路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諳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復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

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京令廷詬之陵轍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順宗實錄

右韓文公上李實書極其稱譽至順宗實錄亦公所作也而抵排之詞乃如此韓公每是有求於人其詞輒卑諂不可據

契丹傳世至天祚歷八百餘歲女真以小國事之天祚不道凌轍女真女真滋不堪乃治兵

選將以掩其憤一舉而得契丹地八百里兵益強糧益豐士氣益振建號大金焉尚以契丹與中國和約久慮其借援於我也始遣使通好獻燕雲之地圖共舉契丹朝廷可之宣和六年除尚書左丞王安中帥燕山以降將郭藥師副之七年冬十二月藥師叛燕陷大金遣兵趨京師明年靖元春正月傳城下秋九月太原破又明年建元河東河北陷又明年京東西雍秦鄜延破又明年淮南破又明年秋九月我師敗績于富平吳越江東西湖南北破熙河涇原陷又明年紹興環慶陷鎮西軍節度使陝西諸路并宜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公據和尚原護川口紹興三年春金賊都統偽皇弟郎君及渾女郎君折合董馬五太師耿太師率女真契丹漢兒諸路偽官叛兵數萬寇金商州犯洋州公分布將兵饒

風嶺蟬溪分水嶺數路備戰賊數項來奔衝
公告諭將士戮力迎敵交戰數十陣大勝捷
今年春金賊四太子又與皇弟郎君領千戶
萬戶酋首率大軍十餘萬來仙人關殺金平

右保蜀碑

此文不知誰作知張大吳氏功而形中國無人甚矣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龐統為流矢所
中卒先主言則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為臥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
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
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
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
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
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
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
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
孔明卒而動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

四十七良三十五其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
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
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
以高才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
漢明矣

右唐子西曾國文錄出

三國雜事之卒章

端平三年 八日發金陵後看素問節錄大意
黃帝岐伯問對雷公內經秦和述六氣之論
厥後越人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
東漢張仲景撰其遺緒晉皇甫謐刺而為甲
乙隋楊上善纂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
始為之訓解缺第七卷迄唐寶應中太僕王
冰篤好之大為次註嘉祐中命林億等搜訪
是正十正三四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
於世者得數十家增注義二千餘條

右素問序 林億

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共

十八卷即內經也注者王冰所又素問外九卷東

漢張仲景西晉王叔和脉經各九卷皇甫士

安鍼經九卷楊玄操云黃帝內經二帙帙各

九卷隋書經籍志謂之九靈王水名為靈樞

右王冰序注

上古聖人云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

病安從來是以志閉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

勞而不倦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注云陽氣

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

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陽則陰氣

不窮

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注陰陽應象大論

曰風氣通於肝也風薄則熱起熱盛則水乾

水乾則腎氣不營故精乃無也

春養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云

逆謂反行秋令夏春長逆之則傷心秋為痰瘧奉收

者少注謂反冬至重病秋養收逆之則傷肺

冬為殮泄奉藏者少注行冬養藏逆之則傷

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逆謂行

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

痰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欬發為痿厥冬傷於

寒春必溫病又春傷於風夏生殮泄

風者百病之起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

苛毒弗之能害

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

氣門乃閉氣門謂玄府所以發

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

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藏府中則藏陰府陽

五神藏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為陽陽

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為陰

陰中之陽肝也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

為壯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肺為壯藏上焦以陰居陽腎為壯藏下焦肝為壯藏中焦

居陰故為陰中之至陰

陽化氣陰成形云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氣也

清氣在下則生飧泄熱在下濁氣在上則生

脹脹寒在下氣不散以陰靜而陽躁也

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

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

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

故云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過其

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壯火

故云云少火滋氣故云云以壯火食氣故氣得壯火則耗散以少火益氣故氣得少火則生長人之陽氣壯少亦然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在

地為木在體為筋在藏為肝在志為怒南

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在

地為火在體為脉在藏為心在志為喜中

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在

地為土在體為肉在藏為脾在志為思西

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

毛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在志為

憂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

骨髓骨髓在地為水在體為骨在藏為腎在

竅為耳在志為恐道經義曰神處心神守則則智無散越血氣流通意託脾意寧

金匱真言論云開竅於二陰揚上善以心寄竅於耳故與此不同

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

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靈樞經曰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

始疏榮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六十年

天不足西北故西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

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

手足不如右強也云東方陽也陽者其精

并於上併于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

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併下

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

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

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注道經義曰寬居肝寬靜則至道不亂神處心

並見云意託脾云鬼在肺云志藏腎志營

則骨髓滿實此未知道義經誰為之姑錄出

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

風名之

善治者治皮毛止於其次治肌膚救其其次治

筋脉攻其其次治六府治其其次治五藏治

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治其已成神農曰病故

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

害於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

形不足者温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天眞

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

二陽之病注二陽謂陽明大腸及胃之脉也云

夫腸胃發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

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

則男子少精

黃帝問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

會按正文云詳下文地以九九制會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三名少十二

俞注大經所會謂之大谷十二分者謂十二

經脉之部分也小絡所會謂之小谿

後漢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

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

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

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

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

失其略論曰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攬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云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做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云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云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者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

遷之論序道蓋有激而云至於字相如而不字蕭曹陳董愚固疑之文帝後有字者多惟賈生不字亦是未安

靜思屈原沉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妬忌絳灌共讒誚

右韓文公陪杜侍御游湘西寺所謂椒蘭妬忌者謂楚懷王之弟司馬子蘭楚大夫子椒王逸固有此意今韓公又言之而朱文公不以爲然

天慶觀乳泉賦 蘇軾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塊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不復反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漉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

不能返故鹹者七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
 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
 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
 而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
 為江湖井泉上則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
 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
 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
 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
 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沃
 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
 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漣乳獨發於宮中給吾
 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不窮吾嘗中夜而起
 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吸者
 未動夜氣方歸銷項佩之落谷龍玉池之生鹿
 吾三點而道反儻守神之誦謔却五味以謝六
 塵恬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以
 何休助松喬之安在猶想傳於庶幾

寶顏堂訂正經外雜鈔卷之二 終



芥隱筆記

龔頤正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
顧氏文房及唐宋叢書津逮祕
書學津討原續知不足齋叢書
皆收有此書各本相同顧氏最
先且依宋本翻刻故據顧氏本
排印並附津逮本毛晉跋及學
津本所載提要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芥隱筆記一卷。宋龔頤正撰。頤正字養正。處州遂昌人。本名敦頤。光宗受禪。改今名。爲國史院檢討官。其書名芥隱筆記者。考韓元吉南澗甲乙稿中有題芥隱一詩。爲頤正而作。蓋其書室之名。因以名其所著也。頤正考證博洽。具有根柢。而舛謬處亦時有之。如韓愈馬上誰家白面郎詩。誤以爲杜甫詩。公羊傳孔父義形於色。誤以爲左傳孔子語。王昌齡夢中喚作梨花雪詩。誤以爲王建。信乎考證之難。然統合全編。則精核者居多。要不在沈括筆談洪邁隨筆之下。未可以卷帙多少爲甲乙也。每條下多有註語。其中班固賓戲一條。與正文不相應。王安石草堂懷古一條。明註異同。其王建一條。註乃明駁之。似非頤正所自註。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芥隱筆記

宋龔頤正撰

八十一萬歲

李太白詩云。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歲長傾萬壽杯。余嘗爲聖節詩。用八十一萬歲事。或問有所據否。因舉此。且云道藏雲笈七籤二帙。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千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

禍雙

荆公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雙字最佳。史龜筮傳。禍與福同。刑與德變。聖人察之。以知吉凶。

擲火萬里流鈴八衝四目

杜牧之詩。老翁四目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呪。蒼舌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爲百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鈴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

東坡宸奎閣碑銘。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傳。蓋出八師經。吾今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也。

蜂蠶

又蜂蠶發於懷袖。出晉書。鄒湛對晉文帝曰。猛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蠶發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也。蜂蠶二字。東坡屢用之。十餘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云。人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蠶老蘇愛此論。年少時所作。故不傳。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用之。

殺之三宥之三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其間有云。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以問蘇。出何書。答曰。想當然耳。此語蘇蓋宗曹孟德問孔北海。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準古。想當然耳。一時猝應。亦有据依。據東漢孔融傳。融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退之用字

退之孔戮音達誌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據說文。北而隼反。二十并也。卉速達反。三十并也。冊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爲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是。案玉篇。九字。如卉字。先闕切。三十也。冊。先入切。四十也。廣韻。二十七合。非字音。跋。二十八。盡。又收。

騰驤字

老杜瘦馬行。此豈有意仍騰驤。蓋用史記騶衍。此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意最爲奇。史記索隱。鄒衍執見禮重。武王以仁義伐紂。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 (出孟軻傳)

黃石白猿

杜牧之詩。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蓋出庾信宇文盛墓誌云。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折綿冰酒

山谷詩。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蓋用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庾肩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張說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語也。

退之詩

寄崔立之詩

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蓋用前漢敘傳。福不盈眚。馱禍字溢於世。文選載班固答賓戲。朝為榮華。夕而顛頓。福不盈眚。禍溢於世。

東坡泗州塔詩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蓋用劉夢得同執于陸。其時在澤。伊穰之喜。乃穫之厄。同舟于江。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意。

杜子美詩

東坡謂老杜竊比稷與高。蓋求之於其詩。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意特有所指。余以爲見此老容民畜衆之度。莫若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又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重言之。此

其意有在。

滕王閣記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蓋宗庾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退之用丞輔字

田氏先廟碑銘訖其外庸可作丞輔乃用呂氏春秋晉文公出已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稿死于中野而刊正者以丞為承其未知此歟案晉世家文公得歸賞從亡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母曰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

陳琳書

魏陳琳與曹洪書云蔡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蓋宗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路溫舒太史公亦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刑木為吏議不對之言〔報任少卿書〕

山谷用巴西字傍牛山人詩

山谷詩啜羹不如放麀樂羊終媿巴西按說苑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

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山谷謂巴西可乎。

退之越裳操

越裳在交趾之南

辨田字

越裳操。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旣均。越裳是臣。詩定之方中。靈雨旣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音于桑田。顏師古急就章注。古者田陳聲相近。漢童謠。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易林。噬嗑之未濟曰。邪徑賊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龍身。爲王主田。

閔己賦辨寬字

退之閔己賦。獨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詩考槃。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寬音區。權切。裕也。諼也。諼光元切。

淮西碑辨謀字 莫胡切。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易林。比之家人曰。懿公淺愚。不深受謀。夫之乾曰。狼戾靡謀。無言不殊。節之比曰。張陳嘉謀。贊成復都。又淮蔡爲亂。天子伐之。詩。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太玄。斷首決不決。爾仇不闕。乃後有鉞。成公綏。天地賦。斷鼈足而續毀。鍊五色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

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參闕。陸加切

案晉書切文苑傳六十二卷成公姓也綬名也字子安為天地賦中云斷鼉足而撥毀鍊五石

而補缺云云

辨古人用牙字吐胡切

毛穎傳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詩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易林訟之鼎。虎聚磨牙。以待獠豬。太玄首夷其牙。或飲之徒。豨毅其牙。發以張弧。急就章款。冬貝母蓋狼牙。亭歷桔梗龜骨枯。楊雄豫州箴。陪臣執命。不慮不罔。王室陵遲。喪其爪牙。吐胡切

古人用山字所婦切

退之謝自然詩。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詩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楚詞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珠綴。刻方連。楊雄解嘲。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史記龜策傳。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漢書衛霍敍傳。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祈連。山所旗切。說文。山。宣也。祈連。山名。謂置郡至此。

辨口字孔五切

元和聖德詩。疆外之險。莫過蜀上。章臯去鎮。劉闢守後。血入于牙。不肯吐口。詩正月。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正考父昭七年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漢溝洫志。白渠之歌。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番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上林賦。出乎椒丘之闕。行乎州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壑。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陁之口。西京賦。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口。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

辨厚字狠口切

又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先古。詩。巧言。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易。沐。頤之節。曰。文王四乳。仁愛篤厚。枚叔七發。即枚乘作七發以諫梁孝王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飲食則溫淳甘饜。昌。腥。是膿肥厚。

辨畝字音德補切

各安厥位。訓厥眈眈。周禮畝字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詩。南山。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易。林。歸妹之坤。曰。喘牛傷暑。弗能成畝。班固西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

辨垢厚字

芥隱筆記

帝車回來日正當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礪。初兩切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者。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先古。下與厚。皆下切垢與者。皆果切詩。南山有臺。南山有枸。俱甫切有桵。勇主切考為。果羽切崔駰慰志賦。闢四門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者。陸機愍懷太子文。當究遐德。登茲黃者。緝熙有晉。克壯常宇。

辨寫字音賞羽切

末乃取關。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膾脯。詩。蓼蕭零露。潛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寫。賞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

辨閒字音居賢切

退之詩。孟東野失子詩。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閒。詩。還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漢李廣傳。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服注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閒也。上林賦。赤瑕駁犖。雜垂其間。鼂采琬琰。和氏出焉。班固西都賦。裊以藻繡。絡以編連。亦作綸隨侯明月。錯落其閒。曹植瑟瑟歌。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

辨渴字音巨列切

送文暢師下開迷惑胸摩。呼括切斷株概。屈切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渴。列子。黃帝之所聽瑩也。詩。君子

于役日之渴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易豫之賁曰：泉閉澤竭，黃庭經。時念太倉不飢渴，役使六丁神女謁渴。巨列括古活切。

辨乖字音公回切。

猛虎行，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六月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漢蘇武詩：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漢律曆敍傳：官失學微，六家分乖。一此一此，庶研其幾。崔駰達旨，淳朴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王逸九思：紛載矩兮高馳，將咨詢兮皇羲。道何臯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乖。乖，證也。

辨稼字音古譌切。

送李愿歸盤谷序：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詩七月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易林豐之未濟曰：沾洽時澍，生我禾稼。小過之大畜，雨溢過度，傷害禾稼。圃。音溥，古譌切。稼。古譌切。

辨角字音盧谷切。

贈唐衢：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詩麟之趾，麟之角。振振公族，漢律曆志：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又曰：角。於斛切。東方朔傳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仲長統：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郭璞共工贊：共工赫怒，不用是觸。地虧巽維，天缺乾角。角，盧谷切。見資暇集。魯直畫牧牛圖，野次小峰巖，幽篁相依綠。

我阿童三尺箠御此老殼棘石吾甚愛之勿道牛羸角牛羸角尚可牛鬪殘

辨蛇字音切唐河

東方朔詩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按詩羔羊素絲五蛇委蛇委蛇易林長尾委蛇畫地成河楊雄反離騷既亡鸞車之幽藹兮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張衡西京賦感河馮懷湘娥驚蜩蝓皆水神憚蛟蛇郭璞流沙贊經帶西極頽塘委蛇注于里水永溺餘波

辨降字音切乎攻

劉統軍碑琳後來降公不有功詩草蟲憂心忡忡我心則降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楚辭四用降歆徐邈皆乎攻切楊雄河東賦雲霧灑而來迎兮澤滲瀰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烏孔汎沛以豐隆馬融笛賦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和哀聲五降阮籍寄懷詩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降

辨售字音切時周

送劉師服詩齋財入市賣貴者常難售豈不又憔悴為功忌中休詩谷風賈用不售樂府壠頭水歌將頓樓蘭鄰就解月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時周賣物出手也

正餐字音切須倫餐音素餐千安切

祭嫂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孫音疾疹水火無災及身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宋玉九辨竊慕

詩人之遺風。願託乎素餐。蹇充拙而無端兮。汨莽莽而無垠。易林謙之坎曰。懸鶉素餐。餐非其任。死亡遠民。實勞我心。餐須倫切。舖也。

哀字音於希切

祭周氏姪女文。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詩采薇。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說文。從口衣聲。爾雅。哀。懷報德也。裴瑜音衣。國語。各娶其所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宋玉九辨。覲杪秋之遙夜兮。心僚悵而有哀。春秋。連遠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劉向九歎。欲遷志而改操兮。心怫結而未離。外仿徨而遊覽兮。內惻隱以含哀。張衡南都賦。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藥之蓑蓑。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於希切

壹似字

退之聖德詩。壹似堯禹。壹似蓋用禮記夫子之言。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

用泐字

荆公常夷甫誌文。石可泐也。用考工記。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注。讀為再劫而後掛之劫。謂石解散也。

荆公押而字

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唯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子美。聖俞。平甫。

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詩。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瓶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之而。頰頰也。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也。

正老杜自平詩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按唐史有兩呂。宦官呂太一。爲廣南市舶使反。注呂太一代宗時爲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東坡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元宗寶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故下云。收兵南海千餘日。復何疑而說詩者紛紛不可曉。至謂唐有自平宮。開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正號四俊者。又呂寧爲太一宮使。尤謔。

作詩下字來歷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昭陵詩云。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爲妙處。洪氏辨證。謂急急能鳴鴈。輕輕不下鷗。能鳴用莊子。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殺鴈而烹之。堅子請曰。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從漚鳥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舞而不下。

杜詩古今本不同

王仲言自宣城歸。得杜甫詩三帙。有南唐澄心堂紙。有建鄴文房印。沈思遠印。及勅賜印。筆法精妙。殆能

書者。試考一二詩。多與今本不同。如憶李白詩。白也詩無數。飄然意不羣。清新庾開府。豪邁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話斯文。九日詩。乃云。今朝醉裏爲君歡。笑倩傍人爲正冠。及再把茱萸子細看。又芹泥隨燕鬢。藥粉上蜂鬚。宮草霏霏隨委佩。雲近蓬萊常五色。酒醒思汗篔。已近苦寒夜。長貧怪婦愁。雨映行宮辱贈詩。騎馬誰家白面郎。不通姓字麤疎甚。忍待江山麗之類。不可槩舉也。

荆公用麥氣字

荆公晴日晚風生麥氣。麥氣蓋用何遜新林分別詩。麥氣始清和。

老杜秦城字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乃秦城耳。劉夢得望賦亦云。城依斗兮。蘭干春亦無義。亦不可對郢樹也。

樂天詩

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

荆公用歸字

荆公詩。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妙甚。歸字蓋用老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盡。青風

柳上歸意。老杜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可作畫本。

老杜用受字進字逗字

老杜受字進字逗字，最用工夫。吹面受和風，脩竹不受暑，飛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樹濕風涼進，山谷進風涼，殘生逗江漢，遠逗錦江波，陰鏗詩有行舟逗遠樹。

作詩祖述有自

謝靈運有雲中辨煙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靜猶湧，老杜所以有江流靜猶湧，雲中辨煙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鏗有中川聞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鏗有花逐下山風，杜有雲逐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作詩得意句

陳去非嘗語先君云，吾平生得意十字云，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先君故効之，作感興詩云，夜半微雨濕，凌晨春草長，謂頤正云，吾十字似有味，後讀河嶽英靈集，閻訪詩，荒庭人何許，老樹半空腹，殷璠謂皎然可佳，殆亦有所祖云。

唐朝酒價

貞廟問左右，唐朝酒價，衆莫能對，丁晉公以三百青銅錢對。

丁晉公對真廟。唐酒價以三百。亦出於一時耳。若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又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

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十千恐未必酒價言酒美而價貴耳。

八十爲八秩

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爲八秩。又道家流用此語。白樂天屢用之。自注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俗時爲開第八秩。又云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蒲仄桃 琵琶仄 調仄笑 司仄馬

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蒲桃。太原酒名。銀合鑿落盞。金屑琵琶槽。秦再思記異錄。温州朱史君有一妓。

善胡琴。忽亡念之。追悼詩云。魂飛寥今上魄歸煙。只住人間十八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

琵琶亦從仄聲。晉書阮咸傳。唐元行沖傳。琵琶字並無音。唐書音訓。外戚傳。調笑音調。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調笑。拋打曲名。卷白波。酒令。燭淚連盤

疊蒲桃。又對東溪野枇杷。上林賦。枇杷蒲桃。皆無音。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

見歲重陽。武元衡亦有唯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

樂天用淵明詩

淵明有貴子詩。雖有五男兒。據不好紙筆。淵明豈特有女。或者謂此詩作於未得子之前。容有是理。

淵明詩。弱女雖非男。尉情良勝無。故樂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尉情時一撫。

東坡德星句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閒。用樂天德星降人福。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意。

東坡用樂天詩格

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東坡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東坡惠州上元

夜詩。前年侍玉盤。端門萬枝燈。云云。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

樂天與子美詩一意

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百姓多寒誰可捄。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李商隱詩

商隱有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樂天有毛詩三百篇後得。文選六十卷中無。

詩中用愛閑字

多病愛閑。始見南史王儉傳。樂天有經忙始愛閑。劉夢得有功成卻愛閑。杜牧之有愛閑能有幾人來。

老杜樂天詩語

詩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妬他、欺我、生憎、勿留、羸垂、温暾、皆樂天語、相欺、有底、也自、也知、差底、斬新、遮莫、皆老杜詩。

太史公司馬相如贊

太史公作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而自序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魚千里

山谷用魚千里事。蓋出關尹子。以盆為沼。以石為鴈。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

山谷用魚千里字。尋師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小池已築魚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區。又爭名朝市。魚千里。觀道詩。書豹一斑。

北征詩韓詩元和庚寅斗插子

北征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盧仝月蝕詩。元和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鍾。白樂天賀雨詩。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又苦寒詩。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

柳耆卿詞語

陰鏗有夜雨滴空堦。柳耆卿用其語。人但知爲柳詞耳。

樂天長恨歌

樂天有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不知又有薔薇詩。露垂紅萼淚闌干。

牧之助勤字

牧之詩。塵土驚助勤。樂天委命不助勤。

詩用闕在字

詩中用闕在。蓋出樂天詩。世上爭先從盡上聲汝。人間闕在不如吾。樂天用格是字。

轉席

今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聲氍毹。錦繡一條斜。

蘇小小

樂天詩。揚州蘇小小。人道是天斜。音伊邪反。

鄭重字

前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言頻煩也。又三國志。夷狄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樂天謝庾順之送紫霞綺云。千里故人心鄭重。一端香綺紫氤氳。又交情鄭重金相似。

季布毀譽

史計季布言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乃祖韓非子魯舟曰夫以一言善我必以一言罪我

落吾手

老杜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樂天天與愛水人終焉落吾手

杜詩用前人意

老杜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亦用陰鏗野日燒中昏山路入江窮意

席壽

唐書百官志席壽謂器用經久謂之壽考工記犀甲壽百年起於此唐志帷箔則題歲月席壽三年龍壽
兕甲壽二百年犀甲壽三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裝潢兩字

裝潢黃音又音晃染黃紙修治之名本齊民要術案唐百官志校書郎掌校理典籍注云有學生三
十八人令史二人楷書十二人然紙裝潢匠八人

鉗勒梁冀妻孫壽善
妖態性鉗忌

唐后妃傳舉能鉗勒鉗字蓋本漢梁冀妻性鉗忌鉗鐵也言性忌害如
鉗之鐵物也女鞞切

善禁架即禁術也如費長房之術
唐書后妃列傳上第二

善禁架用後漢徐登傳語徐登傳云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唾手

高祖隱太子建成傳云云利兵慶之唾手可決用九州春秋唾掌語

盜亦有道王世充竄建德傳贊

唐王寶傳贊盜亦有道用莊子記盜跖之言

左方

左方謂簡冊之左唐書亦有此語

桑蔭不徙唐書屈突通尉遲敬德等傳贊桑蔭不徙而大功利

劉子云堯之知舜不違桑蔭劉子知人篇堯之知舜不違桑蔭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諸史語

二李傳賢長城用漢賢於兵十萬騎五千之文房杜傳忠於所事用魏志注語

登殺用唐律即時為登即時殺之也律登時殺傷者勿論

曲折出李廣傳報天子失軍曲折將委曲也

楊國忠傳以計勝色者昌荀悅之語

餌藥

唐傳張臯疏人無故不應餌藥。出千金方序論云。病患已成。須勤藥餌。故立補養之方。平人無事。不宜著手。

經史雜語

回鶻傳。不一而足。用公羊傳。二十九年。又襄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蘭亭敘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用京房傳語。房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唐儒學傳。禪其家。用東漢敘贊世禪雕籠語。

極師。用左氏扞振事。文藝傳義形於色。用左氏孔子語。唐書。乾沒于沒。乾匿。皆同義。

賈捐之語

後漢南匈奴傳。語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全用西漢賈捐之語。

鷲鳥累百不如一鷄

史記。趙簡子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鷄。鄒陽上書亦用之。孔文舉薦禰衡表。又用此語。

孫權曰。云云。令蒙討賊。誅其首惡。

曹植用墨子語

墨子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故曹植自試表示。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羊祜宗管子語

羊祜讓開府表云。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用管子德業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

倒行逆施

史記伍子胥傳。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主父偃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歐陽建石崇甥也。爲趙王倫所收。臨刑而作。

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天網布宏綱。投足不獲安。劉夢得所以有天網雖寬。投足誰厝。

淵明詩王仲宣七哀詩

王仲宣。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淵明所以有感彼栢下人。安得不爲歎。

子美詩有祖述審言。卽子美之祖。

杜審言。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云。寄語洛城風月主。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有林花著雨燕脂潤。水

苕牽風翠帶長。又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皆祖述其意。

古人 文皆有依倣

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退之送窮文學。逐貧賦。老杜杜鵑詩。模寫鮑照。荆公作虎圖行。全倣老杜。老杜用元自見來。東坡所以用之。

意匠 老杜丹青引。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意匠慘澹經營中。用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

老杜倣淮南子語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木茂而鳥樂。所以老杜有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

古人用字

王維詩。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老杜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
淵明日月不肯遲。雜詩。晨
雞不肯鳴。飲酒詩。老杜有秋天不肯明。江平不肯流。兵戈不肯休。王室不肯微。

太湖

上林賦。東注太湖。郭璞注曰。太湖在吳縣。尙書所謂震澤也。

窳窳 封豕 鑿齒

淮南子應劭注堯之時窳音軋窳音愈封豕鑿齒皆為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故長楊賦秦封豕其上窳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

徐凝用界字

徐凝瀑布泉詩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以為塵陋故東坡有不與徐凝洗惡詩

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所以徐凝有界破青山色孰謂其惡而無所自耶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云云

崔駰宗楊雄

崔駰達旨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執拱把不為之數蓋宗楊雄解嘲譬江湖之崖勃解之鳥乘食證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社日停針線

周美成社日停針線蓋用張文昌吳楚詞今朝社日停針線有自來矣

真贗字

退之與崔十六詩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贗字字書云偽物也蓋出韓非子齊伐魯索饒鼎魯以甘贗往齊曰贗魯曰真也古止用贗字宋景文有真贗不同物治亂不同目又贗賈亂塵窳農亂田東坡亦用

之茯苓詩山谷亦用之。

抑鮮

宋景文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抑鮮天用楊淵五湖賦連翫抑鮮。

雨絕

太白詩雨絕無還雲用三國志吳虞翻傳罪弃雨絕陳孔璋檄又曰雨絕於天文選潘岳述哀詩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

東坡用韓非子語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史記韓非傳儒者

武犯禁云云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鄂鄂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大夫詩臯簡子曰大夫無臯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亡也又商君傳商君曰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鄂鄂必出於此。

左氏與史遷

左氏晉重耳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矣又如而是而嫁則將就木焉史記晉

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稻大矣雖然妾待子

天啓之矣

左氏閔元年畢萬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史記晉世家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不當如此

史記張釋之傳云吏不當如此耶薛廣德傳云曉人不當如是耶魏志傳曰事不當爾耶皆有味也

豚犢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魏書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孫權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五代

曹叅曹爽有無君之心植範哭曰曹子丹生汝兄弟犢耳曹公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首鼠

史記灌夫傳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後漢鄧訓傳首施兩端注猶首鼠也西羌傳亦云首施兩端

破碎大道

前漢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後漢楊終傳章句之徒破壞大體下云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故

綠沉綠檀

老杜有苦臥綠沉槍南史有綠沉屏風杜牧之有陸壓綠檀槍檀與沉宜相近

反水不收

光武紀反水不收何進傳覆水不收太白詩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光武紀反水不收後何及又東坡芙蓉城詩中云芳翰寄謝空丁

寧一朝覆水不反瓶

千石魚巴寡婦清傳水居千石魚陂前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波波讀為陂言養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濁膠注云吳中賣

魚論斗酒乃論斤

王歧公宗樂天詩

王歧公元豐中餞文潞公歸洛詩有精神如破貝州時蓋用樂天上裴晉公詩聞說風情筋力健只如初

破蔡州時語

矢來無鄉

山谷作蘇李枯木道士賦有懼夫子之獨立矢來無鄉出韓非子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尾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破

富貴他人合慎子名到學本黃老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文選曹顏遠詩。又見晉書殷浩傳。蓋用慎子。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語。

森如束張景陽密葉日夜
疎叢林森如束

文選張景陽雜詩。叢林森如束。唐元稹。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蓋用此。東坡過李公擇故居
詩四鄰成莫犯十畝

森似
束

來茲

文選古詩。何能待來茲。用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茲年也。

思君令人老

文選古詩。有思君令人老。曹子建有沉憂令人老。其本出唯憂用老耳。文選古詩。思君令
人老。歲月忽已晚。

東坡西江月在惠州作時侍兒朝雲
新亡其寓意為朝雲作

東坡梅詞。不與梨花同夢。蓋用王建夢中梨花雲詩。王昌齡梅花詩。落落莫
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用此語。

東坡真蹟

東坡四時詞。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真蹟乃云。玉如。墨莊謂意方全。予見孫昌符家
坡朱陳詞真蹟云。半依古柳賣黃瓜。今印本多作牛依。或遷就為牛衣矣。

往古來今慕容儁傳
內李產傳

鷗冠子。栢枋一術。奚足以游。往古來今。事郭爲郵。晉載記。慕容儁曰。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來今。

笑啼俱不敢

玉臺新詠。詠樂昌云。笑啼俱不敢。李商隱亦云。又云。啼笑兩難分。

飢鷹待一呼

老杜有飢鷹待一呼。白樂天呼鷹正及飢。温庭筠。飢鷹不待呼。吳融。飢鷹只待呼。

金斗熨波

白樂天。金斗熨波刀剪紋。陸龜蒙。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温庭筠。綠波如熨。豁愁腸。王君玉。金斗熨沉香。又金斗熨秋江。

劉夢得東坡用字法

劉夢得稱韓文云。鸞鳳一鳴。蜩蟬革音。東坡有振鬣長鳴。万馬皆瘖。

五柞三楊作音

荆公卽事詩。五柳柴桑宅。三楊白下門。往來無一事。常得見青膏。

荆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北尋五柞固未慙。東挽三楊仍有樛。輿地志。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焉。山之最高峯有五願樹。樹。柞木也。元嘉中。百姓祈禱。率有驗。又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三樹楊。正當白下門。王詩。三楊白下亭。西京賦。掩長楊而聯五柞。又集平長楊之宮。儂伴乎五柞之館。此荆公次韻酬

與杜甫詩云。恩容衰老。巖松楸復得一。與隨我游。講肆劇談。兼祖謝舞雩。高蹈異求由。比尋五柞。故未
愁東掖三楊。仍有程陟。嶽降原從此始。但無瑤玉與君舟。又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驛亭三樹楊
正當白下門。吳煙暝
長條。漢水遶古根。

荆公用事

河南志。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為名。唐宋之間。侯山
詩云。王玄拜隱侯。荆公草堂懷古。周顛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萃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為尋陳迹到煙
蘿。世多謂沈約耳。不知乃用此王氏事。按荆公詩集中。有草堂懷古云。周顛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萃
堵波。蕙帳銅瓶皆夢事。翛然陳迹翳松蘿。於此本不同。兩存之。

理絲竹筦弦

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筦絃。故右軍用之蘭亭敘。而或者謂昭明所不取。其未知班孟堅之詞耶。文選不
載蘭亭。

涪翁後漢郭玉傳。有老父不知所出。嘗漁釣
於涪水。因號涪翁。山谷亦以此為號。

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後漢郭玉傳亦然。山谷責涪州。因此為號。

退之徐偃王銘

退之徐偃王廟碑銘。秦桀以顛。徐由邈綿。蓋用楊雄廷尉箴。殷以刑顛。秦以酷敗之語。而意義尤遠。

退之聯句

退之石鼎聯句。豕腹脹彭亨。乃用詩蕩。魚休于中國。注。魚休。彭亨也。退之詩。又豨旋皮
卷。豨。苦。開。腹。膨。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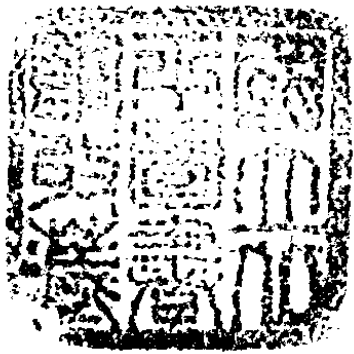
不子也唐書后妃列傳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初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信祕書監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爲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況天子乎願慎擇華族稱神祇之心薨年四十餘贈皇后蓋用公羊傳隱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公薨何以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

士非博學之難。能審思明辨之爲難。古人固有耽玩典籍。涉獵書記。窮年皓首。貪多務得者矣。然履常蹈故。誦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疑誤相傳。莫通倫類。漫無所考按也。檢討龔公。以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自六藝百家諸史之籍。無所不讀。河圖洛書。山鐫篆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騷人墨客之文。無所不記。至於討論典故。訂正事實。辨明音訓。評論文體。雖片言隻字。必欲推原是正。俾學者知所依據。此其閒居暇日。有得於一時之誦覽者。隨而錄之。故號曰筆記。若夫他日。當大典冊。渙大號令。則武夫感泣。癯老扶觀。當埒燕許。輩乘太史筆。褒貶是非。勸善懲惡。凜然有遺直之風。回視筆記。特翰墨之遊戲耳。嘉泰改元。孟冬既望。汝人劉董。敬用錢木于東寧郡。庠庶侈其傳。

民獻場來分教玉融。荒陋絕少書籍。間有闕疑。無復訂正。一日使君袖出此書。相與誦詠。片言隻字。音辨義明。迺知公之該博。尤深於探討。宜闡之以淑艾。後學公之學問。殆不止是。俾來者窺一斑云。茗溪雍民獻敬書。

昔人稱史論之覈，莫如容齋音訓之精，莫如芥隱第五筆流播海內，而筆記沒沒無傳，己巳春杪，購宗刻數種，得快觀斯編，雖借字母以析疑，實本意匠而傳妙，非但如吳材老某音某切某反已也，若夫龔公品望，已詳見劉跋云，庚午花朝後五日，湖南毛晉偶記于虎邱僧寮。



談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抄雜外經陽渠山鶴
種一他其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俊三)

· 五八八〇

讀



33
4
412